

目犍連度化二龍王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8〈36 聽法品·5〉：

「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屈申臂頃，來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釋提桓因白世尊言：「如來亦說：『夫如來出世必當為五事。云何為五？當轉法輪；當度父母；無信之人立於信地；未發菩薩心令發菩薩意；於其中間當受佛決。此五因緣如來出現必當為之。』今如來母在三十三天，欲得聞法，今如來在閻浮里內，四部圍遶，國王人民皆來運集。善哉！世尊！可至三十三天與母說法。」是時，世尊默然受之。

爾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便作是念：「此諸禿沙門在我上飛，當作方便，使不陵易。」是時，龍王便興瞋恚，放大火風，使閻浮里內洞然火燃。

是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「此閻浮里內，何故有此烟火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便生此念：『禿頭沙門恒在我上飛，我等當共制之，令不陵虛。』便興瞋恚，放此烟火，由此因緣，故致此變。」

是時，大迦葉即從坐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，與彼共戰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極為兇惡，難可受化，卿還就坐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即從坐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降彼惡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惡龍極為兇暴，難可受化，卿還就坐。」

是時，離越、尊者迦旃延、尊者須菩提、尊者優陀夷、尊者婆竭，各從坐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降伏惡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極為兇惡，難可受化，卿還就坐。」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坐起，偏露右肩，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欲往詣彼，降伏惡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極為兇惡，難可降化，卿今云何化彼龍王？」

目連白佛言：「我先至彼，化形極大，恐怯彼龍，後復化形極為微小，然後以常法則而降伏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目連！汝能堪任降伏惡龍。然今，目連！堅持心意，勿興亂想。所以然者，彼龍兇惡備觸撓汝。」

是時，目連即禮佛足，屈申臂頃，於彼沒不現，往至須彌山上。爾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遶須彌山七匝，極興瞋恚，放大烟火。

是時，目連自隱本形，化作大龍王，有十四頭，遶須彌山十四匝，放大火烟，當在二龍王上住。

是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見大龍王有十四頭，便懷恐怖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今日當試此龍王威力，為審勝吾不乎？」

爾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以尾擲大海中，以水灑三十三天，亦不著目連身。是時，尊者大目連復以尾著大海水中，水乃至到梵迦夷天，并復灑二龍王身上。

是時，二龍王自相謂言：「我等盡其力勢，以水灑三十三天；然此大龍王復過我上去，我等正有七頭，今此龍王十四頭；我等遶須彌山七匝，今此龍王遶須彌山十四匝；我今二龍王當共并力與共戰鬥。」

是時，二龍王極懷瞋恚，雷電霹靂放大火炎。是時，尊者大目連便作是念：「凡龍戰鬥以火霹靂，設我以火霹靂共戰鬥者，閻浮里內人民之類，及三十三天皆當被害。我今化形極小，當與戰鬥。」是時，目連即化形使小，便入龍口中，從鼻中出；或從鼻入，從耳中出；或入耳中，從眼中出；以出眼中，在眉上行。

爾時，二龍王極懷恐懼，即作是念：「此大龍王極有威力，乃能從口中入，鼻中出；從鼻入，眼中出。我等今日實為不如。我等龍種今有四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然無有出我等者，今此龍王威力乃爾，不堪共鬥，我等性命死在斯須。」皆懷恐懼，衣毛皆豎。

是時，目連以見龍王心懷恐懼，還隱其形，作常形容，在眼睫上行。是時，二龍王見大目連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是目連沙門！亦非龍王。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威力，乃能與我等共鬥。」是時，二龍王白目連言：「尊者何為觸燒我乃爾，欲何所誡勅？」

目連報曰：「汝等昨日而作是念：『云何禿頭沙門恒在我上飛，今當制御之。』」

龍王報曰：「如是，目連！」

目連告曰：「龍王當知，此須彌山者是諸天道路，非汝所居之處。」

龍王報曰：「唯願恕之，不見重責，自今以後更不敢觸燒，興惡亂想，唯願聽為弟子。」

目連報曰：「汝等莫自歸我身，我所自歸者，汝等便自歸之。」

龍王白目連：「我等今日自歸如來。」

目連告曰：「汝等不可依此須彌山，自歸世尊；今可共我至舍衛城，乃得自歸。」

是時，目連將二龍王，如屈申臂頃，從須彌山上至舍衛城。爾時，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。是時，目連告二龍王曰：「汝等當知，今日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，不可作汝形至世尊所。」

龍王報曰：「如是，目連！」

是時，龍王還隱龍形，化作人形，不長不短，容貌端正，如桃華色。

是時，目連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目連語龍王曰：「今正是時，宜可前進。」

是時，龍王聞目連語，即從坐起，長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我等二族姓子，一名難陀，二名優槃難陀，自歸如來，受持五戒，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，盡形壽不復殺生。」爾時，世尊彈指可之。時，二龍王還復故坐，欲得聞法。

爾時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有何因緣，使此閻浮利內烟火乃爾？」是時，王波斯匿乘寶羽之車出舍衛城，至世尊所。爾時，人民之類遙見王來，咸共起迎：「善來，大王！可就此坐。」

時，二龍王默然不起。是時，波斯匿王禮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大王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有所問，唯願世尊事事敷演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有所問，今正是時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有何因緣，令此閻浮里內烟火乃爾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之所造。然今，大王！勿懷恐懼，今日更無烟火之變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是國之大王！人民宗敬，名聞四遠。今此二人為從何來？見吾至此，亦不起迎。設住吾境界者當取閉之；設他界來者當取殺之。」

是時，龍王知波斯匿心中所念，便興瞋恚。爾時，龍王便作是念：「我等無過於此王所，更欲反害吾身；要當取此國王及迦夷國人，盡取殺之。」是時，龍王即從坐起，禮世尊足即便而去。離祇洹不遠，便不復現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見此人去，未久，白世尊言：「國事猥多，欲還宮中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即從坐起，便退而去。告群臣曰：「向者二人為從何道去？逮捕取之。」是時，諸臣聞王教令，即馳走求之而不知處，便還宮中。

是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各生此念：「我等無過於彼王所，方欲取我等害之。我等當共害彼人民，使無遺餘。」是時，龍王復作是念：「國中人民有何過失？當取舍衛城人民害之。」復重作是念：「舍衛國人有何過失於我等？當取王宮官屬盡取殺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以知龍王心中所念，告目連曰：「汝今當救波斯匿王，無令為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所害。」

目連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時，目連受佛教誡，禮世尊足，便退而去；在王宮上，結加趺坐，令身不現。是時，二龍王雷吼霹靂，暴風疾雨，在王宮上，或雨瓦石，或雨刀劍，未墮地之頃，便為優鉢蓮華在虛空中。是時，龍王

倍復瞋恚，雨大高山於宮殿上。是時，目連復化使作種種飲食。是時，龍王倍復瞋恚熾盛，雨諸刀劍。是時，目連復化使作極好衣裳。是時，龍王倍復瞋恚，復雨大沙礫石，在波斯匿宮上，未墮地之頃，便化作七寶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見宮殿中雨種種七寶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便作是念：「閻浮里內有德之人，無復過我，唯除如來。所以然者，我家中種粳米一根上生，收拾得一斛米，飯以甘蔗之漿，極為香美，今復於宮殿上雨七寶，我便能作轉輪聖王乎！」是時，波斯匿王領諸姝女收攝七寶。

是時，二龍王自相謂言：「今將有何意？我等來時欲害波斯匿王，今日變化乃至於斯。所有力勢今日盡現。猶不能動波斯匿王毫釐之分。」

是時，龍王見大目犍連在宮殿上結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形不傾斜。見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此必是大目連之所為也。」是時，二龍王以見目連便退而去。是時，目連見龍去，還捨神足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時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今此種種飲食不應先食，當先奉上如來，然後自食。」是時，波斯匿王即車載珍寶，及種種飲食，往至世尊所：「昨日天雨七寶及此飲食，唯願納受。」

爾時，大目犍連去如來不遠，佛告王曰：「汝今可持七寶飲食之具，與大目連。所以然者，蒙目連恩，得更生聖賢之地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有何因緣，言我更生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朝不至我所，欲得聽法乎？爾時，有二人亦來聽法。王生此念：『我於此國界，最為豪尊，眾人所敬，然此二人為從何來？見我不起承迎。』」

時王白佛：「實然，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亦非人，乃是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。彼知王意，自相謂言：『我等無過於此人王，何故反來害我？要當方宜滅此國界。』我等尋知龍王心中所念，即勅目連：『今可救波斯匿王，無令為龍所害也。』即受我教，在宮殿上，隱形不現，作此變化。是時，龍王極懷瞋恚，雨沙礫石於宮殿上，未墮地之頃，化作七寶、衣裳、飲食之具。由此因緣，大王！今日便為更生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便懷恐怖，衣毛皆豎，前跪膝行至如來前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恩垂過厚，得濟生命。」復禮目連足，頭面禮敬：「蒙尊之恩，得濟生命。」爾時，國王便說此偈：

「唯尊壽無窮，長夜護其命，度脫苦窮厄，蒙尊得脫難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以天香華散如來身，便作是說：「我今持此七寶奉上三尊，唯願納受。」頭面禮足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」

(T02,no.125,pp.703b13-705b19)